

私募基金操盘手许中原炒股失败，亏空巨大，为逃避追杀只得躲进京城北部的山间别墅。而艳舞女郎珠妹的来临又使他卷入了歌厅帮派之间的群体仇杀。此事还没完结，一个巨大的阴谋又笼罩在了许中原的头上。生死关头，珠妹为救出许中原和得到他的数百万存款，假冒律师深入到了看守所中。在多重追杀之下，许中原和珠妹亡命天涯，感情渐渐发生变化。而最终结果却又让许中原无比震惊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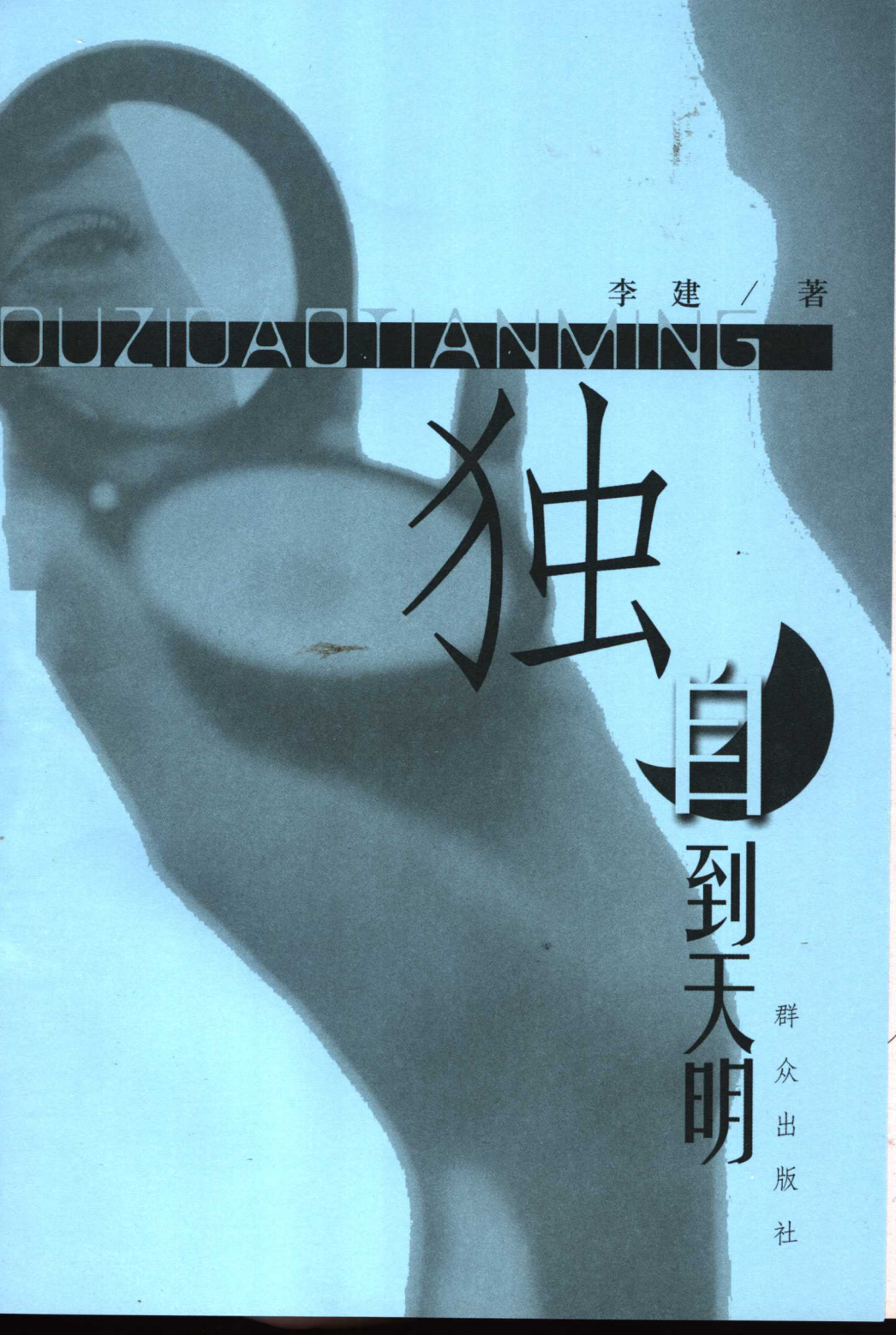
李 建 / 著

DUZIDAO TIANMING

独

自
到
天
明

群众出版社



李 建 / 著

DUZIDAOYIANMING

独

自

到天明

群
众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独自到天明 / 李建著; 一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5.3
ISBN 7-5014-3395-X

I. 独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21036 号

独 自 到 天 明

著 者: 李 建

责任编辑: 冯京瑶

封面设计: 章 雪
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67633344 转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www.qzchs.com

信 箱: qzs@qzchs.com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 304 千字

印 张: 13.25

版 次: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14-3395-X/I · 1434

印 数: 0001—5000 册

定 价: 23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第一章

跟踪

钱不重世景可。命殊殊因可出来金资的元于正三数福景中聊，对
加性景只，顾回音野时，施支胆份女。的黎黎时封母时出时人音时。
。善善只个8等再眼中音时，既不狂此知时
只会时知时盘大，平一丁时自时与时主。屋尖代十时中音

。见不面野时人时友可，单
又时知时时果时室而。时果干长时知时时果时不音景总时人。

。时静时以时以时冬时与自时。时不时不
时坐时人眼时非时人，董时。时人音向音时眼中音景时

。丁贵宝公时再不时也时，时知时否，时知
时我时室时时里时知时。时不留要景时台音，时不时美时

。时离自时知时，时一个一不留人音时又，时
时市时知时，时一个时与自时景总时小知人音时去时

。时景时，时知时不时其音时，时天音再，时知
时一知时，时知时一，时支个一来时，时三时不时

2003年9月25日下午，许中原从一家掩映在绿树之中的饭店
出来，被一个女人悄然跟踪。

当时他正开车绕过遍地落叶的丽都花园，想沿着京顺路一直
向东向北。转弯的时候忽然从反光镜里看见了那辆带黑色反光镜
的银白奥迪，这时他才警觉到，今天已经是第二次看见这辆车了。

这一天是星期四，本周收盘的前一天。收音机里说，沪深股
市又收了一根大阴线。这让他的亏损总额毫不犹豫地突破了一
亿六千万。

多情少女

2001年股市崩盘以后，许中原一直被迫隐居，这次冒险出来是
为了见一位有银行背景的大客户，许中原希望能从他那里借点儿

钱，哪怕是融进三五千万的资金来也可以救救命。可是世道不好，所有人都把钱包按得紧紧的。这位朋友说，钱没有问题，只是抄底时机还不到，他让许中原再等3个月看看。

许中原十分失望。主力板块已经启动了一年，大盘随时都会反弹，可这些人却视而不见。

人们总是在不该果断的时候过于果断，而在该果断的时候又犹豫不决。他自己就多次犯过这种错误。

但是许中原没有向客人解释。他知道，人们很难被别人的经验说服，否则的话，经验也就不再那么宝贵了。

买卖成不成，情分还是要留下些。他在房间里给按摩室打好电话，又给客人留下一个红包，然后独自离开。

过去给客人叫小姐他总是也给自己开个房间，可现在股市赔成这样，再花天酒地，就觉得有点儿对不起朋友，特别是钟哥。

电梯下到三楼，进来一个女孩，穿一身牛仔服，头发染成一条一条的浅色，杏仁般的眼睛好看得不得了，脸形让他想到了年轻时的陈洁。而且她的声音也非常好听：

“先生你要按摩吗？我可以给你所有的服务。”

一个多情少女般的注视投过来，他身上立刻就有了反应。

所有的服务？许中原看看她的脸，看看她的胸，又看看她的臀部。她长得真有点儿像陈洁。过去的陈洁。

几年不见了？

往事如烟啊。

“真是所有的服务吗？”他喃喃地说，又看了看她的脸和胸部，眼神中不觉露出了男人的贪婪。

“当然啦，”女孩说，嘴角仍然含着笑意，声音中却显出了底气不足。“不过我会的可不太多。”

她小心地看看他，神情中露出了一丝怯意。这让他越发地兴奋起来：看来还不是那种久入风尘的刁滑女子。

“别害怕，”他看着她笑了一下，“我没变态。”

女孩立刻就放松了，她撒娇地用小手在他肩上打了一下：

“我看你也不是那种人。”

然后就亲密地挽住了他的胳膊。

“几楼？我陪你上去。”她说。

正在向下运行的电梯只好改变方向了。

余 音

欢乐永远只是瞬间。当他筋疲力尽地从女孩身上下来的时候，快感顿然消失，灰色的疲倦云雾般地在眼前缓缓迷漫。亏损一亿五千万，或是一亿六千万。而最重要的是，他很可能会错过即将来临的巨大反弹。许中原躺在床上，听着那个女孩洗澡时的歌声和水声，心里仿佛压了一片沉沉的石板。

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女孩已经梳洗完毕，一头还没有完全吹干的浅色长发香气四溢地垂在他的面前。

“现在该你报达我啦。”女孩闪动着眼睛，用一个手指笑着揉了一下他的鼻尖。他突然觉得她的神情很像珠妹。只是珠妹的眼神更为迷人，更让人留连忘返。

许中原赤裸着上身拉过衣服，拿出钱来一张一张地数给她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再加一张啦。”

许中原顺从地又加了一张。

女孩几乎是毫不掩饰地笑出了声：

“哈，谢谢你啦。”

她飞快地在他脸上亲了一下，把钱塞进牛仔褲里，唱歌般地说了一声“拜拜”，蹦着跳着跑出了房间。

门砰地一声关上，屋里一片静寂，只剩下女孩留下的余音伴着她清香的气息盘旋不去。

他走进卫生间冲了个淋浴。

股市里的钱最少也是以万元为单位。多加一两百块就能让她高兴成这样，看来这种两相方便的事还可以多做一点儿。

摊 牌

许中原出了饭店就发现被人跟踪，这使他的心里一阵慌乱。他们是什么人？警察还是黑社会？也可能是追债的人。事实上早就有人放出话来：再不还钱就找人做掉他。

公路向东北方向斜射出去，看上去笔直笔直，其实从根儿上就是歪的。

车过温榆河。许中原决定和跟踪他的人摊牌。

他在桥头停下车，走了下来。

车如长龙，却又行人寥寥。

这是个合适的地方，可以谈话讲数，却没人敢在这么多车面前绑架他。

除非是警察。

如果真是警察怎么办？认了？还是……

他点燃了一支烟。警察为什么要抓他？欠债又不是诈骗。如果是嫖娼罚款，那还是在这儿罚吧，省得在人多的地方丢人现眼。

他向公路边上走了几步，眯起眼睛来看看来车的方向，想抢先看清跟踪他的是些什么人。但是他等了足有十几分钟，那辆银白色的奥迪车始终没有出现。

怎么回事？不跟了？还是它根本就不是在跟踪他？

那么，真是他看花眼了吗？

但愿，但愿。

他想起那辆银白奥迪车的黑色反光镜。

只有一个，装在左边。

他把手中的半支香烟扔在地下，慢慢踩灭。

金色比基尼

沿着通往承德的高速路一直向北，然后向西再向北，便到了那片深绿色的树林。

此时太阳已经半落到燕山背后，低低的云片上全是夕阳金碧辉煌的残骸。那灿烂的金光让许中原想到珠妹身上耀眼的比基尼泳装。

那是珠妹演出时最爱穿的衣服。

两年多前的春天，珠妹到北京来，曾经和他一起住在这里。那时股市天天向上攀升，钱多得花都花不完，珠妹的眼中总是飘着迷人的幸福感。每次进城采购，各种时装都要把汽车的后座堆得满满的。

仅仅是两年之前，想起来有点儿心酸。

许中原打开车窗，让深秋的清风吹进来。

不觉得冷，有点儿像丝绸在脸上抚摸。这让他特别地思念女人的温柔。

应该给珠妹打个电话，他想，太想她啦，太想抱抱她啦。

就在这时他看见对面有一辆车开了过来，银白色的，左侧装了一个黑色的反光镜。

许中原的手一下就僵住了。

他觉得身体在慢慢变冷。

真是跟着他的。而且在他之前到达。

看来是蓄谋已久啊。

会是什么人呢？

追债的？

警察？

还是黑社会？

谁会知道他这个地方呢？

难道是钟铁成出卖了他？

不可能吧。钟铁成这个人虽然冷酷无情，可一向是大处着墨，从来不在小地方做手脚。

除非他真有什么大动作。

许中原停下了车。那辆车也在对面远远地停住了。

他看了它一眼，那车正好停在了他的小院门口。

藏身之地

许中原住的地方在北京城的北面，离秦城只有几公里远。那是一个靠山的小村落，村边高大的柿树林里有个不易被人发现的灰墙小院，院内的小楼爬满了叶绿如水的藤蔓。

这是一个江门收藏家自住的别墅，经过几次转手，被钟铁成以公司的名义买了下来。自从那几个出资人放出了狠话，钟铁成就让许中原换掉手机，切断和一切人的联系，像冬眠的棕熊一样躲在这个院子里。每到深夜，许中原就会看着电脑想：也许明天会有一个反弹的大浪，或是找到一笔抄底资金，那他就能早一点儿帮着钟哥挽回败局了。

谁会知道他在这个地方呢？或者，是什么暴露了他的行踪呢？

在灯光的笼罩下

许中原坐在车里不动,对面的那辆车也一动不动。

太阳正一点点儿地落下去,眼看着天就暗了下来。

总不能永远这么等下去吧?

许中原决定利用最后的这点儿时间打几个电话。

第一个打给钟铁成。不管怎么样,这件事他得问问清楚。

手机占线。

还是占线。

一直占线。

他决定打第二个:陈洁。

他始终都知道她的电话,可是从来没有打过。十年。一次都没有。

她会说什么呢?

又跟她怎么说呢?

他一咬牙拨出她的号码。办公室的。他只有她办公室的号码。

没有人接。

始终没有人接。

他松了口气,又有些失望。

第三个,打给谁呢?

珠妹。

就是想听听她的声音。太迷人了。不过什么也不说,告诉她一点儿用都没有,那只会让她伤心。

她会伤心吗?

电话一下就通了。

“干什么呢珠妹?”他故作轻松地问。

“等你哪。”珠妹那边是半真半假的撒娇声。

“真的啊？”尽管心里发冷，他仍然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声音夸张地挑逗她，“这么想我啊？”

“我真是等你呢，在你们家门口等半天了。”珠妹的声音变得认真了，“这是你的新手机呀？”

许中原有点愣了：

“你到北京来了？你在我哪个家门口啊？”

“就那年住的那个呀？好啊，你狡兔三窟吧？”珠妹在电话里笑了，“赶快从实招来！”

许中原抬起头来看那个银白色的奥迪车。

那会是珠妹吗？

她怎么突然找到这儿来？

谁让她来的？

一定有什么事。

“你的车里还有谁？”

“就我自己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在车里？对面那个车是你的吧？”

许中原没有马上回答。他有点儿犹豫。

告不告诉她？

倒不是不相信珠妹，而是怕她后面还有别的事。

“你那是什么车啊？”珠妹说，“宝马吧？”

是宝马。7系列的。那么说，真是珠妹了。

许中原紧紧地盯着对面的那辆正在沉入暮色中的银白奥迪，终于推开车门走了下来。

“看见我了吗？就在你对面。”

大约过了三四秒钟，对面的银色奥迪刷地一下开亮了汽车大灯。

立刻，许中原被笼罩在了强烈的灯光里。

漂亮信使

车里确实是珠妹，而且只有她一个人。

她给许中原带来了板头的一封信：

“我知道你做赔了别人很多钱，而且有人想要你的命。我不能帮你还这笔钱，但是如果你能为我做一件事，也许我可以给你做个担保，这样你至少不会再被别人追杀。”

板头是珠妹她们歌厅的老板，曾在许中原的基金里投过不少钱。两年多前他要把钱转到别处，一清账，发现许中原至少帮他赚了七百万。也幸亏他当时转走了，不然一样得跟着缩水。

这回板头让珠妹专门进京来找他，会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事？

杀 手

坐在客厅里，许中原一边切西瓜一边问珠妹，板头想让他做什么事。

珠妹说：

“他想做掉一个人，让你找个好点儿的杀手。”

许中原看着西瓜刀冷冷的刀锋，心里微微一凜：让我找杀手？那不是要我的命吗？还不如直接杀了我呢，倒落个好名声。

他脸不变色地看一眼珠妹：

“这种好事儿，怎么想起我来了？”

“我跟他说的。你不是黑白两道都熟吗？而且人也可靠。”珠妹认真地、看上去极为信任地看着他，“是不是不太好办？”

看来真是不能乱吹牛。黑白两道的事他确实说过。

“好办吗？”珠妹又问。

杀人的事儿能好办吗？许中原看了珠妹一眼。一看她那副纯真的眼神，心里的火气就又弱了下去。

“不就是杀个人吗？那很容易。”许中原刷刷几刀把西瓜切开，端到珠妹面前，坐下来看着珠妹从容一笑，“不过得让板头出现钱。我现在赔得丁当乱响，穷得与时俱进，实在没钱给他垫出来。”

珠妹说：“那当然，钱的事让他自己办，咱俩只管给他找个敢下手的人。”

“咱俩？”许中原擦了擦手，坐到珠妹的身边。“你一说咱俩我就觉得特别亲。”

“真的啊？”珠妹看着他微笑了一下，笑得意味深长，让人心动。

许中原忍不住伸手搂住了珠妹的肩膀：

“珠妹，你肯定是看我在这儿素得太久了，特意舍身救我来了吧？”

许中原的手劲儿有点儿大，珠妹夸张地“哎哟”了一声，笑着扭腰躲开了他：

“你别一来就起坏心啊。”

珠妹顺手拿起一块西瓜塞在许中原嘴里：

“先吃西瓜。”

说着就笑了起来。

许中原放下西瓜擦了一下手，又抓住了珠妹胳膊，把她拉了过来，一脸热切的恳求：

“不行，我有点儿迫不及待了。”

“哎哟……”珠妹看着他，含笑不语，然后把脸转开了。

珠妹的眼神

许中原趴在珠妹身上，捧着她的脸。她的眼睛直视着他，有一

点儿深不可测。

“说实话，”他说，“每次我和你做的时候都没有把握，弄不清我到底是你的第几个。”

珠妹撅起嘴来一笑：

“弄那么清楚干什么？人家要说你是第十个你就高兴啦？”

“那我还真高兴了，”许中原笑着说，“我怕的是我早排在 100 个之外了。”

“哎哟……”珠妹皱着眉在他肩上拧了一把，“净瞎说人家。人家哪有那样滥！”

“你不瞎说吗？”许中原盯住了她的眼睛，“那你说你今天为什么一直跟踪我？”

珠妹意外地挑了他一眼：

“你看见我啦？那你干嘛不叫我？”

“我哪儿知道那是你啊，就看见那辆车了。”

“我也是。看着那车就像，后来就找不着了。”珠妹看着他得意地笑了一下，“你是不是把我当警察了？甩我呢吧？是不是特害怕？”

“我怕我逮不着你。”

许中原下面突然一用力，珠妹立刻“哎哟”一声叫了起来，下巴用力向上抬起，双眼紧闭。当她嘴角含着一丝诱惑的笑容，用微睁的眼睛向许中原斜过一眼来的时候，那神态让许中原觉得心荡神驰。

没有办法。如果珠妹不是板头的女人，也不是干这行的，他说不定真会娶了她。至少，至少，总能做个长期情人吧？

可惜了呵。

老 八

板头要杀的人是一个叫老八的东北汉子。他的歌厅和板头

的在同一个镇子里，中间隔着两条街。说起来，老八的歌厅比板头的大不少，装修也更显豪华，小姐几乎是一水儿的“东北军”，个儿高，苗条，漂亮，可不知怎么回事，生意却总比板头的歌厅差很多。

有人说是因为板头的“湘军”小巧玲珑，更适合本地人的口味；也有人说板头交给珠妹经营算是选对了人，一个多月就把镇里几套班子全部放倒，事事有人关照；还有人说是板头在老八那边有内线，发现有什么台柱子就随时挖过来，还不时地搞点新花样招人。而老八却认定，板头的歌厅之所以特别火，关键就是那台歌舞演出太招人。特别是珠妹，唱得好，穿得少，跳得又特别放荡，每回总是一下场就能把气氛拉起来。这么壮的人气，生意想不好都难。而老八的歌厅呢，一水儿过时的 KTV 小包房，想办艳舞都没地方。

于是有人就给老八出了个主意：要想压一压板头的气焰，最好的办法就把珠妹抢过来。反正她也是做这一行，大不了多给她几个钱。谁都知道珠妹是板头的女人，只要多睡她几次，再放出些风声去，看他板头还有什么面目在镇上混。

老八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可是碰了几次都被珠妹骂了出来。

于是老八就带了几个兄弟，三天两头地找珠妹的麻烦。

珠妹气不过，叫了几个人摸黑打了老八一顿，差点儿打瘸了他的一条腿。

老八虽然没抓住证据，心里是明白的。他在医院就放出了话来，说是不踏平板头和珠妹的歌厅，誓不为人。

板头和珠妹盘算了一番：老八确实是个亡命徒，这话大概不是吹牛。与其等他出来拼命，还不如先下手为强。

这样他们就想到了自称黑白两道都平趟的许中原。

杀人策划

从床上起来，许中原告诉珠妹，他并不认识什么杀手，不过倒的确和当地的一个公安局长有些来往，这个关系应该可以试试看。

珠妹马上给板头打了个电话。

板头沉吟了一下跟许中原说：你过来吧，见面咱们再细商量。其实我也不一定非要做掉他，关键是他的歌厅，你小子主意多，过来帮我策划策划。

许中原一个人在这个偏僻的小村落里早就呆烦了，也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他。

小镇上的张扬

许中原跟珠妹是下午到的镇上。那天珠妹打扮得极其漂亮，染过的头发吹得很直，松松散散地挡住了半边脸，后面还这么扭那么扭地挽在了一起。再加上那身露肩的人时裙装，走到哪儿都是人们注目的中心。

下了大巴车，许中原拖着行李箱，珠妹挽着他的一只胳膊，两个人走得像情侣一样。

许中原有点儿心虚地问珠妹：

“你这么张扬，板头会不会吃我的醋啊？”

珠妹说：

“他才不会。要真那么心疼我，他还会让我天天上台卖大腿吗？”

许中原赶快挑拨说：

“也是。”

大巴车站离珠妹的歌厅隔着几百米的商业街，一路上不知要有多少人看见。珠妹不管，就这么旁若无人地吊在他的胳膊上。这让许中原觉得珠妹还是真的有些喜欢他。

但是珠妹马上就说：“你就住在我们的歌厅里吧，我们这里天天一两百个小姐，可乖、可漂亮了，吃住玩都方便。”

好像许中原和谁在一起她都无所谓似的。

许中原弄不清她是真是假，便什么话也不回答。

珠妹的歌厅是一个横过来的中字形，中间是一个方形演出厅，两边一边一条长长的走廊，走廊里全是小K房。方厅后面还有两条走廊，一条是财务室和客房，另一条是厨房和职工餐厅。所谓职工就是保安们了，小姐是不在这里吃饭的。

洗过了脸，许中原给那个公安局长打了个电话。不在，三天以后才能回来。手机也没有开。珠妹有些失望。

许中原说：“没关系，先去看看镇长，上次钟铁成来，和镇长也一起吃过饭。看他买不买账。”

珠妹说，怕不行吧。“上次找过他，他两边都不愿意得罪。话说得好听，其实全都是往外推。”

正说着外面就有些吵嚷，有保安过来说，又是老八的人，不过这回有点儿不一般。“老八的弟弟‘半吨’亲自带了几个人到门口捣乱，快要打起来了。”

“我去看看。”

珠妹起身就走。

许中原想拦又没有拦，跟着她一起走出去。

老八这些人，他倒是也想见见。